

## 受审与牺牲

1941年11月28日,卓娅在准备向村民斯维里多夫家的柴房投掷燃烧瓶的时候,被房主发现,身强力壮的斯维里多夫将卓娅扑倒在地。苏联作家若夫吉斯特说,斯维里多夫即是德军任命的那个村长。他捉到卓娅后,迅速向附近的德军报警,德军很快赶到,逮捕了卓娅。德国人因斯维里多夫捉拿卓娅有功,赏给他一瓶伏特加酒。后来,德军便把卓娅押到村民谢多娃和沃罗尼娜家,接受检查和审问。1991年11月29日,当事人在莫斯科《共青团真理报》一吐真言——1941年11月28日,晚上7点多钟,卓娅被3名德军士兵押进谢多娃家。三个德国人开始对卓娅搜身,大约15-20个住在其他房子里的德国兵跑进来围观。两个德国兵先取下卓娅的背囊,放在炉灶旁边,接着又摘掉了卓娅肩上的书包,里面有三只瓶子,德国人打开盖子,闻了闻,又把它们放回了书包。他们在卓娅腰间的皮带上找到一支左轮手枪。接着,第三个德国人便开始剥掉卓娅的衣服,剥得只剩下一条厚裙子和一件白衬衣,鞋也被脱掉了,脚上是一双浅色袜子。卓娅在被搜查时始终一直低着头,一言不发。德军对卓娅搜身历时20分钟,他们还扇了卓娅5个耳光。

德军士兵搜查完毕,将卓娅押到了村民沃罗尼娜家,那时她家是德军的临时指挥部,住了5个德国人,押着卓娅来的也是5个人。德国人押着卓娅进屋,沃罗尼娜正在生炉子,德国人进门就喊道:“嗨,看哪,就是这个俄国女人烧了村里的房子!”他们还把卓娅烧房子的燃烧瓶拿给沃罗尼娜看。审问军官对卓娅进行了简单的审讯,卓娅只承认烧掉了3幢房子,便不说话了。德国人就用皮带抽她,殴打卓娅的德国士兵共有4人。卓娅始终一言不发。最后,她喘了一口气说:“唉,你们别打了,我什么都会告诉你们的。”卓娅差不多挨了200多下打,但身上没有出血。当天晚上10点左右,卓娅被带走了,大约有150多名德军士兵聚在沃罗尼娜家看热闹。她带走的时候,德国人给她套了件内衣。卓娅在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,一名十八九岁的德军小兵,就把她光着脚拖到了屋外的雪地里

## 真实的“苏联英雄”卓娅(2) ◆ 孙越

受冻,然后把她拖回来,过会儿再拖她出去。从晚上10点半折腾到凌晨2点,这个德国兵就去睡觉了,换岗的士兵向房东要了枕头和被子,递给卓娅,让她睡觉。卓娅从凌晨3点睡到早上7点。

卓娅起来后,向女房东要鞋穿,一个德国兵走过来用生硬的俄语问:“斯大林在哪?”卓娅说:“在岗位上。”说罢,她又对德国兵说:“我不再跟你说话。”8点钟,卓娅被命令躺在床板上,这时又有一些德国兵挤在门口看热闹。9点钟光景,翻译陪同3名德国军官走进屋,开始对卓娅进行最后一次审讯,女房东库里克和家人被赶到院子里。审讯进行了半个小时。10点30分,德国人把她押到了街上,朝绞刑架走去,卓娅身体有些摇晃,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她走。德国人给她套上了一条厚裤子,一件深色的衬衫,袜子也是灰色的。绞刑架距离库里克家隔着4幢房子,大约有100多名德国士兵朝绞刑架聚拢过来,有步兵也有骑兵。德国人从前往绞刑架的路上,把用俄文和德文写有“纵火犯”几个字的牌子,挂到卓娅脖子上。就在这时,卓娅高喊起来:“你们别光站在那里,别袖手旁观,你们要协助我们打仗!我死了,可我成功了。”德国军官挥了下手,德军士兵朝卓娅大吼起来。卓娅接着说:“同志们,胜利属于我们。德军士兵们,赶快投降吧,还来得及!苏联不可战胜!”德国军官用生硬的俄语狠狠地说:“这个俄国女人!”士兵搬来了箱子,卓娅自己走了上去,一个德国兵把绞索套在了她的脖子上。她又喊道:“我们是绞杀不尽的,我们有一亿七千万同胞!我们的同志会为我报仇!”她还想再说什么,这时,她脚下的箱子被踹翻了……卓娅用一只手抓住绳索,德国士兵打掉了她的手,卓娅就这样被吊死了。卓娅死后,德国兵在绞刑架旁边布岗三天三夜,2名持枪的军人日夜轮替。

卓娅的殉难地点在彼得里谢沃村中央十字路口处,绞刑架离最近的一幢房子大约50米。卓娅的遗体在绞刑架上吊了近1

个月。1942年新年前夕,一批过路的德国人喝醉了酒,将卓娅遗体上的衣服扒光,用刺刀狂捅她的尸体,还用刺刀割去了她的一侧乳房。翌日,德国人命村民将卓娅从绞刑架放下,埋在彼得里谢沃村村边白桦树下的坟地里。

1942年1月,红军部队开进彼得里谢沃村,逮捕了出卖卓娅的伪村长斯维里多夫,以及动手打过卓娅的村民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。根据苏联莫斯科内务部军事法庭1942年5月12日的审讯记录,斯米尔诺娃承认,她向卓娅泼过污水。1941年11月29日上午,就在卓娅走上绞刑架的时候,她曾用木棍猛击卓娅的腿脚,边打边骂道“我叫你伤人!叫你烧我的房子,德国人从来没干过这种事……”斯米尔诺娃和索琳娜,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,分别于1942年6月17日和9月4日执行枪决。

关于村长斯维里多夫的结局,苏俄有截然不同的版本。《真理报》记者利多夫说,斯维里多夫被苏联内务部警察逮捕审讯,后判处死刑。但原苏联秘密警察梅列夫1994年发表回忆录《1942年,在彼得里谢沃村》,文中说,莫斯科内务部负责人茹拉夫廖夫,签署命令,斯维里多夫无罪开释。

## 争抢认女与开棺验尸

1942年1月27日,记者利多夫在《真理报》上发表了标题为《丹娘》的系列报道,作者描写了一位苏联女游击队员丹娘,在莫斯科郊外执行任务时,被德军逮捕,宁死不屈。另一家苏联媒体《共青团真理报》也发表文章《我们会忘记你,丹娘》。1月27日晚,全苏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维索茨卡娅,含泪将此文向全国播出。一个多月后,相关部门“终于搞清,丹娘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。”

1942年2月18日,利多夫在采访了彼得里谢沃村村民之后,又在《真理报》发文《丹娘是谁》,说明丹娘就是女游击队员卓娅,并对她牺牲的经过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报道,还配

发了5张卓娅就义的照片。这些照片,是苏军战士从一名击毙的德国士兵口袋里找到的,这些照片激怒了苏联。

那时流传过一个小道消息,说斯大林看过卓娅遇难的报道后,遂下令红军部队,凡遇德国步兵332团,格杀勿论,绝不受降。这个细节还被写进了电影《莫斯科保卫战》中。但是,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,斯大林下这道命令的任何证据。

1942年1月,《真理报》所披露卓娅事迹后,竟然引发了多名妇女抢认卓娅为女和开棺验尸的事件。因为在苏联时代,烈属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荣誉,而且还可以享受国家津贴。1942年2月,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组成“女英雄辨认委员会”,辨认委员会由彼得里谢沃村村民、卓娅的中学语文老师、同班同学等人组成。1942年2月4日该委员会确认,被处以绞刑的即为卓娅。

卓娅被迫认苏联英雄后,“女英雄辨认委员会”又带一些妇女前来认尸,每位妇女都抢着承认躺在棺材里的是自己女儿卓娅!她们甚至还为此吵得脸红脖子粗,把村民看得目瞪口呆。

根据苏联9903游击队档案记载,与开棺验尸同步,上级组织了甄别卓娅亲属,特邀卓娅妈妈丘丽科娃,重返卓娅遇难地彼得里谢沃村进行开棺对质。卓娅妈妈在开棺之前,说出了卓娅一些特殊特征,如右侧腰部有块胎记,头发较为茂密,右腿有伤疤等。人们随后核查卓娅的遗骸,一切均如她所说。只有一件事出人意料,就是卓娅的指甲都被人拔掉了。专家推测,指甲可能是卓娅遭受德军拷打时被拔掉的,而当年苏联所有的媒体均对此只字未提。

1942年2月16日,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,追认卓娅苏联英雄的称号。

卫国战争结束后,莫斯科郊外的彼得里谢沃村,修建了卓娅纪念馆。卓娅牺牲的目击者沃罗尼娜和库里克,给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当起了义务讲解员。

摘自2013年第3期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## 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## 14.办妥入院手续

当我们车到北京玉泉路玉海园小区临时住所时,阿凤已先一天到达。我们让汪泉在临时住所暂时先歇上一会,吃点早餐。我、铁矛、王鹏、小朱和小郑,去道培医院找吴彤主任,为汪泉办理入院手续。道培医院场地狭小,但内部环境却很清洁。我们从电梯出来,8楼进门处两扇玻璃门擦得纤尘不染,金属把手闪闪发亮。乳黄色水磨石地面在灯光下无声地反射着光,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84溶液的气味。洁净的走廊里,静谧中透着一丝看不见摸不着的医院惯有的压抑和不祥,让人觉得这里是一片看不见硝烟的生与死的战场!

那天,吴彤主任临时有事,在移植办公室主任与我们接洽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医生,“吴大夫今天临时有事,你们的事委托我来处理。你是汪泉什么人?”“父亲。”女医生打开文件袋翻阅起汪泉的病历来。看了一会儿抬头对我说:“吴主任对你们很关照,让病人先在8楼特需病房住一天,然后再倒到楼下普通病房去。”“预付金需要缴多少?”“具体你问问她们收费的工作人员。我对来这里的病人,总是坦言相告:不怕钱多,就怕钱少!”

第一次见面,就这样语出惊人,真是印象良深。只是当时自己对这话不理解。心想,家里出了生白血病的人,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。这次上北京,把家里能设法带来的钱都搜罗来了,没想医生一见面还这样警示,心理上无形中又平添了几分压力。后来,当我经历过汪泉两次病危,才懂得这话从一个白血病移植医生口中出来的真正内蕴。女医生姓曹,就是她,协助主管医生吴彤主任成为汪泉的主治医生,两次将我女儿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,演绎了白血病治疗上的一个奇迹。

汪泉这次北上求医,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支持。她单位的傅强社长和徐有智总编辑,派人把爱心捐款送来后还分别打电话给她,嘱咐她安心治病,配合医生,单位同事们做她战胜病魔的坚强后盾,盼她早日胜利归来,还

派了办公室周庆元主任代表他们到车站送行;省中医院周郁鸿主任在汪泉住院期间一直善待我们,行前还打来电话表示,在北京需要什么帮助请随时告知,她一定尽力协助;我的单位省作家协会,我们临上车前,时任书记黄亚洲、同事王英姿和孙侃特地送来慰问金,还考虑到我年纪大,派了办公室年轻同志朱向海,一路上辛苦地协助我照料汪泉,帮助我安顿好住处。小朱尽心尽力,使我十分感动。

至此,各方面能做的都已做了。按照我事先预想,力所能及地为汪泉争取到了现有条件下治疗白血病的最好医院,最有经验的优秀医生,接下来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!

时近中午,我们为汪泉办妥入院手续。病房里只留我和二妹环贞。不一会儿,吴彤主任来了。吴主任站在汪泉床前和蔼地笑着,她给人第一印象是富有书卷气。一身整洁的无菌白大褂,戴蓝色无菌无纺布医生帽,一双睿智的眼睛从无框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“刚才听曹大夫说你们已经来了。怎么样,都安顿下来了,路上还好吧?”她和颜悦色地问汪泉,声音听上去安详悦耳。后来我们熟了,开玩笑说她有着天使般的声音,让病人们很是受用。“还好。谢谢!”汪泉回答说。

“今天,汪泉先好好休息一晚上,这里比较安静。明天再调整到楼下普通病房。以后,除了我,还有曹大夫、周大夫我们三人医疗小组负责治疗汪泉的病。这段时间,要做一系列的检查,为移植做好准备。有什么问题,尽量在移植前解决掉。未雨绸缪,减少风险。”

此后三天,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,一项接着一项,从内科的心血管、呼吸、消化、血液、神经、内分泌,到外科、肛肠科、妇科、皮肤科。大多需要去邻楼航天中心医院检查(由于道培医院系专业性医院,除了血液科,没有其他科目及其相关的检测设备),以至第二天上班时,我们心中一直盼望见到的医学偶像——陆道培院士,由吴彤主任陪着来查房时,不巧汪泉由护士和我二妹陪着去航天医院做心电图检查尚未回来。我连忙说:“我就找她们去!”“不用了,陆教授还有别的事。”吴主任说,然后指着我对陆道培院士介绍说:“这是患者的父亲。”

## 43.怎么竟像里里外外换了一个人似的

这下祖鸿吃了瘪,挣扎着说:“那……那嫂嫂知不知道?她怎么说?”金粉说:“我们在河滨大厦已同她说了,听到这是祖望的意思,阿姣只是哭,不开腔。也对,戴着孝哩,叫她怎么回答?其实,女人心里想的我知道——不要怪我刻薄,她还有啥不愿意的?”说着,抓过弟弟的手就要替他戴,祖鸿一面往后退避,一面哀求:“勸逼我!”金粉笑言:“同自己姐姐怕啥难为情!我同你姐夫,总算也对得起你阿哥临终之托了。”祖鸿一看,手表已戴好,这才发急说:“不來事!不來事!”解下表一扔,别转身拔脚就跑。

家里五张嘴要吃饭,没有经济来源可不行。于是,娇鹏硬着头皮,天天出去找“饭碗”。市劳动局那里,原本就没抱多大的希望,但去还是去了。这天,她来到市劳动局,局接待处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,还有一位穿制服、扎麻花辫的姑娘。听了娇鹏的申请陈述,两人互相交换意见,随后一圈电话打出去。显然,对方不够配合,扯皮,每一通电话都颇费口舌,突然,姑娘用手盖住了话筒,悄问:“医院你不想去?就在苏州河旁边,离河滨大厦不远,上班下班也方便。”娇鹏听了没有反应过来。接待员又问了一遍,要是愿意,大后天就可以到这个市立医院去报到。什么?原来工作找到了?就这么简单?而且,还想得那样周到。娇鹏感动至极,不禁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接待员笑言:“刚好碰到丁副局长亲自在接待,替你解决了大困难。”听了姑娘这一番话,娇鹏心里烫乎乎的。

刚好,祖鸿也回上海了,娇鹏便邀他一起去了一趟市劳动局。同丁副局长见了面,千恩万谢,还把那天他借给她们母女的雨伞还了。祖鸿这回是同姐姐一起回上海的。一路上,金粉反复开导弟弟说:男人派头应该大一点,别扭扭捏捏的。过去娇鹏是嫂嫂,现在,她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。祖鸿颌首微笑,答应努力把她的单眼看成是一位女性。果然,这样一来,倒有一种别样的风致。刚巧娇鹏找到工作了,心情大好,来时就搭乘在他的脚踏车后面。从市劳动局出来,祖鸿把

脚踏车推到她跟前,然而,她却执意要换乘电车回家。冷不防她来个急刹车,他心里一愣,猜不透什么路数。

骑车回家路上,想到好久没跟闺女芬碰面了,便顺道到余庆坊他家弯了弯。子芬见祖鸿气色好多了,笑容灿烂,顿感不可思议,怎么竟像里里外外换了一个人似的?忙问他

原由。祖鸿也大大方方,把回乡替哥哥安葬之后,姐姐提亲的事前后后讲了一遍,也想征询一下好朋友的意见如何。可是没想到,祖鸿越说越兴奋,子芬却越皱眉头:“晚上祖望嫂嫂不是要做东请客么?不如先到剃头店里去修修面、吹吹风。你说的事改天我们再聊。”祖鸿一向慢性子,这回却定规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半晌,子芬才怪怪地说:“既然你姐姐热心撮合,你舅舅赞成,你好像也蛮上心的,那还用我说什么?”祖鸿急了,说:“怎么肚肠里绕这么多弯?你什么意思?我们赤膊兄弟,难道你还不了解我?”子芬冷冷回答:“你这家伙!要我说真话,还是假话?说真的——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,你老毛病又犯了——无论离开景萱也好,还是愿意娶娇鹏也好,病根都一样:既不够尊重别人,也不顾及自己。你犯得着么?即便你牺牲了你自己,她们又得到了什么?这算对她们好么?老弟,不要骗己骗人,两败俱伤了!”祖鸿听了骇然作色:“根本没有的事!我情愿的!”子芬含笑说:“不扫你的兴致,我们吃过这顿夜饭再谈。”

这顿晚饭,宾主都很期待。娇鹏素衣素服,以茶代酒谢过大家,说:“那时仓促,连豆腐羹饭也没办,各位帮了大忙也没谢过,礼数上说不过去,这回总算如了愿……”众人纷纷祝贺女主人有了“饭碗”,而且又是堂堂国家事业单位。说来,女主人也是特别高兴。席间,她给大家斟了几巡酒。端在手里的这把镗壶,祖望前差不多天天都用,因见了伤心,平时不拿出来。谁知,金粉姑母的身份,自以为是个半主人,不问一声,便拿了它来款客。娇鹏本来很高兴的,见了镗壶,心里暗暗被刺痛了。应酬着大家喝酒,她自己却滴酒不沾,即使作为长辈的秉逊劝她只喝一点,也婉谢了。

## 上海霓虹

徐策

